（封面1）

第二次握手

第

二

次

握

手

抄于一九七九年九月

（封面2）

第二次握手

《又名〈妇国〉》（据考证，又名 《归国》）

作者 ：張（Kurzzeichen张）扬

《本書（Kurzzeichen书）初稿于一九六三年春，定型于一九六四年，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一九七0年和一九七三年又重写过三次》

（第1页）

第二次握手

《第一章》

深秋的北国风光，天气明朗，微寒浸人，首都的高楼大厦，棋布全城，公园和松柏相依映，仍然显得郁郁葱葱，凝视香山，一带浅红色起伏蜿蜒的身景（Korrektur影），著名的万寿山，吸引着中、外游人的心情，黄昏时候，夕阳静堕（Korrektur坠）西山，人的光线和巍山的光线，古老的前门城楼两側（Kurzzeichen侧），各种各样的小汽車（Kurzzeichen车），来往穿梭，门楼下，人群川流不息，愉快的欢笑、和平的喧哗，交织成繁荣热闹的场面，我们要讲的故事将从這（Kurzzeichen这）里开始。

一九五八年秋的一个黄昏初临的时刻，在首都前门楼大街一条寂静的小巷深处，一輛（Kurzzeichen辆）流线型的“莱茵”牌小轿車稳缓地从大街驶来，悄悄地停住了，轿車门开了，一位身穿軍（Kurzzeichen军）呢大衣的男子跨了出来，他无意识的向四周扫了一眼，深情地吸了一口气，拂了拂自己的已白的发角，在微弱的斜阳下，照耀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金光闪闪的上校肩章和軍医的红十字領（Kurzzeichen领）章。“喂！小星星”，軍医上校身对車门外笑道：“到家坐坐吧！师母一定很想念你呀！”“下次再来吧！”窗口露出一个姑娘的头，她眯着眼睛笑道：“师母定会更想念您呀！苏老师，您快回家吧，代我向师母问好！”“莱茵”車尾噴（Kurzzeichen喷）出一股股白烟，静静的开走了。軍医上校轉（Kurzzeichen转）身进入门来，這是北京的四合院，上校踏上自己家门口的台（第2页）阶，收音机的广播声从透绿色的窗帘传到小院里，上校稍停，側（Kurzzeichen侧）耳傾（Kurzzeichen倾）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一位男广播員（Kurzzeichen员）的声音（：）“……中国医学代表团，在团长中国医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吴阶平、付（Korrektur副）团长中国軍（Kurzzeichen军）医实验药物研究所所长苏冠兰的率領（Kurzzeichen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代表团部份团员在日本政府协助筹办下，举办了展览会，并访问了内科大学，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新的贡献……代表团的兰易浅教授、钟惠德教授、曾美教授、吴孟超付教授、宋鸿剑付教授也同机回到北京”。（“）人还未到，收音机就报讯了（”），上校微笑着，拉开了房门，走进屋里。“冠兰，你回来了！”苏冠兰的妻子叶玉茵惊喜地叫了起来，教授深情的抚摸着妻子的双肩……“爸爸回来了！”两个孩子从屋里叫着跑出来，向（Korrektur像）小鸽子一样的欢笑着，朴（Korrektur扑）到父親（Kurzzeichen亲）的怀里，一个爬在父親的肩上，教授伸开双臂抱住孩子，无限慈爱的亲着他们的小脸，“痒！爸爸的胡子”，五岁的儿子苏惠躲闪地笑着叫嚷着。“我要爸爸！”七岁的女儿苏萍依着父親（Kurzzeichen吗），“我不让爸爸再去了……”苏冠兰情不自禁地笑出声道：“爸爸去了几个月，你们就不想爸爸嗎？”“想！我最想！”苏惠抢先说道。“我比弟弟更想”，女儿答道：“媽（Kurzzeichen妈）媽比我们还想啊！你看媽媽瘦了嗎？”教授举目地看了妻子一眼，玉茵快慰地笑了，“下来吧！别赖在爸爸身上”，玉茵对孩子说道。孩子此刻并不认真理会，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两个孩子抱开。（第3页）玉茵接过丈夫的軍（Kurzzeichen军）帽和大衣，温和地说：“快换衣服，来吃饭吧！我们等你好久了。”“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回来？”苏冠兰问道。“所长今天打电话告诉我的，我忙着买菜，做飯（Kurzzeichen饭），今天可也忙的够呛呢！”“是朱明哲嗎（Kurzzeichen吗）？他是怎么知道的？”“是鲁宁告诉他的。”“啊！鲁宁同志。”苏冠兰推开书房门走了进去，四合院子一般都不是宽敞的房间，苏冠兰刚才与妻说话的地方是餐厅，也是会客厅，他此刻走进去的是和书房連（Kurzzeichen连）在一起的工作室、实验室。实（药）物实验研究所有几座大楼，上校不愿住进去，从来北京的第一天起，他就住在這（Kurzzeichen这）普通的四合院里，书房不大、有四个竹木柜，两张沙发，在沙发中间有一张小园（Korrektur圆）桌，桌子上陳（Kurzzeichen陈）设着精制的座钟和一面小园镜子，窗上掛（Korrektur挂）着三张竹帘，窗下摆着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熊猫牌收音机、文件夹、文具合（Korrektur盒）和一架袖珍英文打字机，一切整条（齐）有理，一尘不染，显示出女主人的勤奋。苏冠兰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张小桌子，一面擦鞋，一面端详自己的面貌，“哎，玉茵”，教授提高噪（嗓）音朝隔壁喊道：“我才五十一岁，为什么头发全白了？”“我怎么知道？”，叶玉茵一面笑，一面答道。“你是病毒学的教授，别取笑啦……”“我想大概是遺（Kurzzeichen遗）传吧！爸爸也是很早白了头发的，别用脑太多，与心情郁闷是有很大关系的，解放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玉茵的话突止，原来听到小院里有点动静，透过那三张湘妃的竹帘，可以看到一位女客人，刚从大门进来，“她是谁呢？怎么好像有点面熟。”這是一位身材较高，体型匀称，稍微有些年纪的女子，她穿着华丽的（第4页）兰（Korrektur蓝）色西服，領（Kurzzeichen领）内衬着洁白的印度尼西亚沙（Korrektur纱）巾，一头微卷柔軟（Kurzzeichen软）、整齐的头发，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拿着報（Kurzzeichen报）纸，静静地停在院中，显出非常不平凡的脸庞，渗出深沉的感情，加上白嫩的莹润的皮肤，就象古希腊人传说中的女神，特别是那黑晶晶的丹凤眼，是那么引人吃惊，“我一定认识她”，苏教授不安地认着，可硬是一瞬间乱了情绪，想不起来，她究竟是谁呢？隔壁住的是中央水利电力局刘述一家人，此刻刘工程师正待在门口，恰巧与女客人碰了一个对面，在苍茫的幕（Korrektur暮）色中，刘工程师看到這（Kurzzeichen这）个美丽而冷漠的女人，不料女客微微一笑，有礼貌的点了点头问道：“请问，苏冠兰先生是住在這里嗎（Kurzzeichen吗）？”“是，不过他出国去了！”（“）我刚好像看見（Kurzzeichen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軍（Kurzzeichen军）医上校走进院子。”“哦，軍医上校那一定是苏教授”，刘工程师答道，“听说他今天回国，他住在那边，你到屋里问问吧？”“谢谢！”她点了点头。“她是来找我的……”苏教授静静地想着，（“）她是……原来是她……是她！”苏冠兰突然想了起来，一下子呆住了，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他身上狠狠地抓了一把，他使劲地咬了一下嘴唇，按捺不住汹涌而来的万般心绪……饭菜已经摆好，还不見苏冠兰出来，又有什么迷住了他，玉茵思索着轻轻地推开房门，只見丈夫俯身，手上拿着左脚的一只白皮鞋，脸朝窗外，一动也不动，這是怎么回事呢？她极力走到客厅门口，轻轻地拉开房门，立刻看见已经行到台阶下的女客人，“啊！你……”叶玉茵连忙用围裙揩手，迎上去笑道，以北京的习慣（Kurzzeichen惯），两个不相识的人，如果一方开口，另一方应该作（Korrektur做）自（第5页）我介绍，可是女客却没有這（Kurzzeichen这）样，她深情的望了玉茵一刻，仿佛不知说什么好，“啊！请问苏先生住在這儿嗎（Kurzzeichen吗）？”“是的，你是……快进屋坐吧！”玉茵热情地答道，同时伸出手来。“噢，不，不，”女客人迟疑地摇了摇头，“不，我今天不能进房子啦……我还有另外事。”“哎呀！什么事這么急！别客气啦！我刚摆好飯（Kurzzeichen饭），同咱（我）们一起吃晚飯吧！”玉茵十分焦急和猜疑，冠兰为何还不出来，他既然看見（Kurzzeichen见）了這位客人，又听見她说话，這里面是什么原因？“不，多谢了，我今天还有要紧事，汽車（Kurzzeichen车）在门口等我啦！”女客人缩回手，坚决地扭转身走了出去。“哎呀！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玉茵疑团重重，越想越难理解，她是一位病毒专家，有着特殊的敏感，因此，她没有叫丈夫出来，脸上也没有露出反常的表現（Kurzzeichen现），她伴随着女客人，仍然惋惜地挽留着，客人跨出门，默默地停住脚步，举目凝視（Kurzzeichen视）着满天的余輝（Korrektur晖），晚霞在苍茫暮色之中，她那美丽的面庞，显得格外的洁白冷漠，忽然那女客人扭转脸直望着叶玉茵说道：“你是苏冠兰先生的夫人嗎？”“是的”，女主人答道。客人连忙摆摆头，垂下目光，沉寂了几分钟后，发出了深沉的感叹，“哟！你多幸福啊！”她的声音非常微弱，叶玉茵的心脉不禁突缩一下，她刚想说什么，可是女客人已经向她点了点头，踏着嘲叽（？）的脚步向巷口走了……

（第115页）

第三十章

竺可桢教授和王塗昌教授进入候机室与苏冠兰夫妻見（Kurzzeichen见）礼后，在两张单人沙发坐下来，苏冠兰夫妇在一条长沙发上坐下来，吴孟鸿教授陪着王塗昌教授坐着，问道：“王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回北京的？”王教授是吴孟鸿早年开始研究的老师，這（Kurzzeichen这）位老师是年过七十几的老科学家，現（Kurzzeichen现）在又是科学院原子弹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自一九五七后，又兼任莫斯科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子弹研究所所长。“就是今天下午乘飞机回来的，听说你要离开北京，竺老师便要我一起来挽留你，孟鸿，刚才离开科学院时，郭院长还有几位付院长等領（Kurzzeichen领）导同志，一再叮嘱我们务必把你留在北京，干嘛一定要走呢，孟鸿？”吴院长垂下头来，一声不吭。“留下来，孟鸿！”王教授干咳了几声，皱着眉头，“岁月不饶人啊！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身体、记忆、精力都不行了，几位付院长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你的竺老师也是七十一岁的人了，可是，我们国家高级科研人员是太少了，你回来了，我们很高兴，你们這一代年纪比我们輕（Kurzzeichen轻），身体比我们强，才力比我们高，学识比我们更丰富，当代第一流尖端科学理（第116页）论都由你们发現（Kurzzeichen现）和掌握的。“别這（Kurzzeichen这）样说啦，王老师！”“事实上這样的嘛！我在杜斯拉研究所領（Kurzzeichen领）着一班科学家搞试验，仅仅一个《反函格缘起（？）》就花了二年，政府已决定重用你，并任命你为中国科技大学付（Korrektur副）校长，這是党和人民给你很大的信任和荣誉”，王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首都的大学生们、青少年工作者听到你回国的消息都兴奋的很，在核子理论事业上的高级学生们和研究生中，他们得知你回国以后担任付校长后，可以说是欢欣鼓午（Korrektur舞），奔走相告……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位付校长刚到，就要走了！”“他们更不知道！……”，竺可桢付院长加上一句道：“這位吴孟鸿院士曾经受到许多老师的培养和教导，可是她現在却把培养下一代的科研者的责任，全丢在脑后啦！”“竺老师……你……”，吴孟鸿站起来大声说。“我们国家現在這样穷，我们科学技术还是這样落后，帝国主义猖狂地期（Korrektur欺）负我们，威胁我们，在這种情况下，你回来了，党和国家对你寄托希望，原子弹、氢弹這方面我们需要发展尖端科学，巩固国防，发展核武器，制造核武器，没有丰富的经验是不行的，本来你可以为祖国作出贡献，可是，你却要离开北京，上山修道，你不感到惭愧和痛心嗎（Kurzzeichen吗），孟鸿？”吴孟鸿咬住嘴唇，心潮澎湃，不能平静，但仍然倔强地沉默着……“今天上午十点二十分飞往昆明的三十九次客机还有二十分钟就要起飞了，请乘座（Korrektur坐）這班客机的旅客，馬（Kurzzeichen马）上登上飞机……”，机场上的广播响起来了，一位年轻的服务员走了过来，向女院士报告，“院士同志，飞机馬上就要起飞了，是不是允许我把你的行李送上去！”“谢谢！我只有一只小皮箱。”服务员还是将皮箱提走了，候机室里静悄悄的，人们全部站了起来。“竺老师（第117页），王老师，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有作为一个科学家具有的性格——黄金般的性格，你们也是科学界的老前辈，依（以）你们是能原谅我的？”女院士避开二位老师目光，静静地说；“再見（Kurzzeichen见）了！竺老师，王老师，冠兰，茵子，小星星，我在远处会很好地工作和生活的，请大家放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好意的……”吴孟鸿刚要转身朝外走，“站住！”竺院长威严的声音，苍劲而沉重的語（Kurzzeichen语）气，具有不可抗的力量，“洁琼，我的好孩子！”竺院长站在自己的女学生面前说道：”你说什么呀！什么科学家的共同性格，其实就是你知识分子最有害的怪癖和狂妄的自尊心！优越感！在新中国這（Kurzzeichen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女院士低下头来，她心里乱如麻，脑海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她害怕在這里多逗留一分钟、二分钟都会打掉他（她）离开北京的最后一点勇气，“洁琼，您难道忘记了你父親（Kurzzeichen亲）是怎样的人，忘记了一九三二年夏天出国前，我叮嘱你的话嗎（Kurzzeichen吗）？”（“）……希望你能像你父親一样做个正直的人……将来学到知识，要回到祖国来，在任何时刻，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吴院士埋下头来，狠狠地咬住嘴唇，强按住痛苦和迷惘，仍然内心激动地思索着，斗争着，突然候机室大门敞开了，周总理身着银灰色的中山服，出現（Kurzzeichen现）在大门口。

原在室内的人们，眼睛中一齐闪射出欣喜、庆幸的光芒，都把视线凝聚在总理身上。

（“）总理！”，丁洁琼惊讶地喊起来，激动地朝前平伸出双手，抢了上前，周总理伸出两只温暖有力的双手，握住女科学家凉浸浸的、柔软的双手，像是（第118页）想把自己炽热的体温和刚韧的意志传送过去，使丁洁琼的手和心也变的又热又坚强。

泪水模糊了丁洁琼的视线，她激动地回忆起自己在艰难的回国旅途中怎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踏出一个又一个足迹……历历往事叙述起来是多么冗长，但在丁洁琼教授的脑海中却是那样清晰而亲切。此刻，她又站在敬爱的周总理面前，把双手置于总理温暖的手掌中，心潮澎湃，总理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说对她关心不够……這（Kurzzeichen这）比历（Korrektur厉）害苛责更千百倍地使丁洁琼难受！她透过模糊的泪眼注视着周总理宽大方正的面庞，痛心地喊道：“总理！我错了……”“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周总理依然慈祥地望着丁洁琼，亲切地轻声说。女科学家哽咽着说不出的话，只有晶莹的汗（泪）珠，成串地往下流，周总理那明亮的眼睛，有什么看不透辟（彻）呢！ “大家都对你充满期望”，周总理又和蔼地说：“你也应当往前看哪！”“我不走了！总理！”丁洁琼咬了咬下唇，竭力稳定自己的眼睛，然后，她掏出雪白的手绢，拭净泪水，坚定地、一字一顿地说：“我要留下来，留在北京，留在毛主席身边，留在您身边，和同志们在一起，永远、永远不再分离！”

“好啊！”周总理意味深长地笑道：“我应当再一次表示热烈欢迎你，欢迎我们祖国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女儿！”

“谢谢总理的关怀。

—— 完 ——

Transcribed by Xiayin Dang, 2015